

Jit-pún nā khah Chá Kìm Hàn-bûn, Tâi-ôan Bó-gí Bûn-hák tō ē Chhut-thâu Tâi Hó-ūn!

Jit-pún nā khah chá kìm Hàn-bûn, tùi Tâi-ôan bûn-hák ê hoat-tián sī hó iā sī báí?

Jit-pún sī-tāi āu-kí, Tâi-ôan Chóng-tok ūi tiòh chhui-sak Hông-bîn-hòa ūn-tōng thang kàng-kē Tâi-ôan-lâng ê Hàn-jîn ì-sek, in ùi 1937 nî khai-sí kìm-chí pò-chóa ê Hàn-bûn-nôa. Chin chē lāng gĭn-úi (jĭn-úi) chit kiāⁿ tãi-chi tùi Tâi-ôan bûn-hák ê hoat-tián ū chin tōa ê siông-hāi. Kám chin-chiāⁿ sī án-ne?

Lán chit pún chheh beh iōng khah khoah ê sī-íá, ùi Hàn-jī bûn-hòa-khoan, ték-piát sī Óat-lâm bûn-hák hoat-tián-sú chò-lē, lái tēng-sin chōan-sek Tâi-ôan bûn-hák-sú. Pún chheh kí-chhut Jit-pún nā khah chá kìm Hàn-bûn, Tâi-ôan bó-gí bûn-hák tō ē chhut-thâu tãi hó-ūn! Jit-pún nā liōng-chá kìm Hàn-jī, Tâi-ôan-lâng ē-tàng thê-chá thiàu-thoat Hàn-jī ê bê-su, án-ne Tâi-ôan bûn-hák m̄-nā ē óng bó-gí bûn-hák hoat-tián, gĭ-chhiáⁿ Tâi-ôan-lâng ē-tàng liōng-chá phah-phòh Hàn-jī bûn-hòa sióng-siōng, tēng-sin khí-chō Tâi-ôan bîn-chòk ê sióng-siōng kiōng-tōng-thé.

Lán chai-íáⁿ, tī Ho-lan-lâng lái-kàu Tâi-ôan chìn-chêng, Tâi-ôan sī Lâm-tó gĭ-hē bîn-chòk ê thian-hā. Ho-lan-lâng tī Tâi-ôan tū-liáu pak-siap keng-chè chu-goân chi-gōa, iáu chiōng-sū Ki-tok kàu-gĭ ê thui-kóng. In thòe Tâi-ôan pēⁿ-po-chòk siat-kè Lô-má-jī ê bûn-jī hē-thóng, ìn kàu-gĭ-chheh, koh tī 1636 siat-líp tē-it keng ēng pēⁿ-po-chòk Sin-káng-gĭ ùi kàu-hák gĭ-giân ê hák-hāu. Che sī Tâi-ôan iú-sú í-lái tē-it pái ê hák-hāu kàu-iòk hē-thóng kap bûn-hák gĭ-giân ê chhut-hiân. Sui-jân chit-ê hē-thóng tām-pòh-á “pái-kha,” kong-lêng iú-hān, m̄-koh i thē-kiōng hit-tong-sī Tâi-ôan hām sè-kài sio-chiap ê sòⁿ.

Anderson hun-sek kóng “chhut-pán,” “chong-kàu kái-kek” kap “tong-tē bó-gí ê chhut-thâu” sī kĭn-tāi bĭn-chòk kok-ka ì-sek hêng-sêng ê tiōng-iàu goân-thâu. Nā chiàu chit-chióng koan-tiám lái khòaⁿ, hit-tong-sī Ho-lan-lâng nā bô tī 1661 nī chiōng Tâi-oân niū hō Tēⁿ Sêng-kong, Sin-káng-gí ê chhut-pán kap kàu-iók ū khó-lêng lú lái lú tiōng-iàu, sĭm-chì Sin-káng-gí khó-lêng hêng-sêng Tâi-oân pēⁿ-pō-chòk chi-kan ê kiōng-thong-gí, pān-ían í pēⁿ-pō-chòk ùi chú-thé ê Tâi-oân bĭn-chòk ì-sek ê chhui-hòa-che.

Khó-sioh Tâi-oân pēⁿ-pō-chòk thau-kòe Sin-káng-gí síong-sióng ūn-miā kiōng-tông-thé ê sí-kan bô-kàu-tńg, chiū in-ūi Tiong-kok Bêng-tiâu ùi-chiòng Tēⁿ Sêng-kong tī 1661 nī niá-kun chìn-kong Tâi-oân lái tióng-toān.

Tēⁿ Sêng-kong chiū lūi-sū Oát-lâm lék-sú-tiong ê Tiō Tô (趙佗), sī thau-kòe kun-sū cheng-tī ká Tâi-oân óng Hàn-jī bĭn-hòa-khoan sak ê thâu-chit-lâng. Tī Tēⁿ--sì Ông-tiâu thóng-tī Tâi-oân sí-kĭ, in thui-hêng Hàn-jī, Jū-hák, siat-lip kho-kí chè-tō. Tâi-oân chiū án-ne hông giú--jĭp-khì Hàn-jī bĭn-hòa-khoan, it-tit-kàu 1895 nī Chheng-tiâu koah Tâi-oân hō Jit-pún.

Tī Hàn-jī bĭn-hòa-khoan lái-té ū chit-ê kiōng-tông ê ték-sek, chiū-sī koaⁿ-hong tī bĭn-kàu, hêng-chèng, cheng-sek tūⁿ-háp it-tēng sī ēng Hàn-jī bĭn-giân-bĭn su-siá; m̄-koh tī bĭn-kan, in ū-khó-lêng siu-kái Hàn-jī, hék-chiá chō sin bĭn-jī thang phòe-háp in ê káu-gí. Che bô-hêng-tiong chiū hêng-sêng chit-chióng “koân-kē bĭn-jī” (digraphia) ê hiān-sióng. Chit-chióng hiān-sióng tī chá-kĭ ê Oát-lâm chiū-sī Hàn-jī (ko-kai bĭn-jī) vs. Jī-lâm (字喃 kē-kai bĭn-jī). Nā lūn-kàu Tâi-oân, chá-kĭ bĭn-kan mā ū chhut-hiān lūi-sū Jī-lâm ê bĭn-jī, he tī chia lán ká thong-chheng-chòe Koa-á-chheh bĭn-jī.

Hàn-jī bĭn-hòa-khoan chiū-sī lī-iōng Hàn-jī bĭn-giân-bĭn chò-ùi kiōng-tông ê síong-sióng gēng-chū-thé. Bĭn-kan hoat-tián chhut-lái ê Jī-

lâm hék-chiá Koa-á-chheh sui-jiân hun-piát tùi Oát-lâm kap Tâi-oân ê kò-piát bîn-chòk ì-sek ũ pang-chān, m̄-koh in-ūi koaⁿ-hong ê tá-ap kap pún-sin ê bûn-jī khoat-hām (pháiⁿ òh, pháiⁿ thák) soah bô-hoat-tō hoat-hui lūi-sū Lô-má-jī tī Au-chiu tài-tōng kīn-tāi se-Au kok-ka kok-bîn bûn-hák kap kok-bîn ì-sek ê hêng-sêng ê kòng-hiàn. Chóng kóng chít-kù, Hàn-jī bûn-hòa-khoan lâi-té ũ 2 khoán lék-liōng, chít-khoán sī thàu-kòe Hàn-jī bûn-giân-bûn kiàn-kò--khí-lâi ê í Tìong-kok hông-tè ùi tìong-sim ê Tìong-kok khip-ín-lát; lēng-gōa chít-khoán sī thàu-kòe Jī-lâm hék-chiá Koa-á-chheh chít-khoán ê í chāi-tē ùi tìong-sim ê pún-thó-hòa lék-liōng. Hàn-jī bûn-hòa-khoan lâi-té ê sêng-goân sī-m̄-sī ũ hoat-tō thoat-lī Tìong-kok hêng-sêng kīn-tāi ê bîn-chòk kok-ka chiū ài khòaⁿ chít 2 kó lék-liōng siáng khah kiōng. 19 sè-kí bóe kàu 20 sè-kí chhe ē-sái kóng sī “bûn-giân-bûn beh choán-chò péh-oē-bûn” ê tōa sī-tāi, mā sī chít 2 kó lék-liōng chhia-piàⁿ liáu siōng chiáh-lát ê sí.

Oát-lâm kīn-tāi in-ūi ũ gōa-lék ê kài-jīp, pang-chān in chhiat-tng thàu-kòe Hàn-jī bûn-giân-bûn liân--khí-lâi ê hit tiâu Oát-lâm hām Tìong-kok chi-kan ê sòaⁿ. Koh in-ūi Hoat-kok thui-hêng Lô-má-jī soah hō Oát-lâm “chheⁿ-mê-ke tok tiòh bí” tit-tiòh kái-siān Oát-lâm-gí su-siá hâu-lút ê kang-khū thang thê-seng pún-thó-hòa lék-liōng. Só-í Oát-lâm ũ Hoat-tō tī 20 sè-kí kái-kò Hàn-jī kiōng-tōng-thé, kiáⁿ-hiòng bîn-chòk kok-ka ê kiàn-kò.

Tâi-oân sui-jiân tī 19 sè-kí bóe mā ũ gōa-lék kài-jīp, m̄-koh in-ūi chiām-niá Tâi-oân ê Jit-pún pún-sin mā-sī Hàn-jī bûn-hòa-khoan ê kok-ka, só-í tùi Tâi-oân beh thiàu-thoat Hàn-jī kiōng-tōng-thé ê pang-chān pēng-bô tōa. Nā-chún 1884 nī hit-tong-sī Chheng-kok hām Hoat-kok chi-kan ũi-tiòh Oát-lâm chong-chú-koân kui-siòk bûn-tê só hoat-seng ê Chheng Hoat chiàn-cheng (Tìong Hoat chiàn-cheng) iân-sòa lòh-khì jī-chhiáⁿ Hoat-kok tông-sī chiām-niá Tâi-oân kap Oát-lâm, án-ne Tâi-oân ê kīn-tāi-sú chiū ài kái-siá, jī-chhiáⁿ Tâi-oân ũ khó-lêng ēng Péh-oē-jī

(Tâi-gí Lô-má-jī) chhú-tâi Hàn-jī.

Án-chóaⁿ kóng Jit-pún thóng-tī tùi Tâi-oân thoat-lī Hàn-jī bûn-hòa-khoan bô kài tōa ê pang-chān? Sui-jiân Jit-pún chū 1868 nî Bêng-tī ūi-sin í-āu tō hui-siōng chù-tiōng “thoat-Hôa jip-Au,” jī-chhiáⁿ chin tiōng-sī gí-bûn kái-kek hām kok-bîn kàu-iók ê tiōng-iàu-sèng. M̄-koh, Jit-pún ê gí-bûn kái-kek kan-taⁿ bêng-hián thê-seng Kana ê sú-iōng pí-lē, pēng-bô oân-choân hùi-tū Hàn-jī. Ūi-siáⁿ-mih Jit-pún bô oân-choân hùi-tū Hàn-jī neh? In-ūi chū 1931 nî Jit-pún hoat-tōng Boán-chiu sū-kiáⁿ khai-sí choân-lék jip-chhim Tiong-kok tang-pak í-āu, Jit-pún kun-kok chú-gī-chiá khi-sè tng chhiaⁿ-iāⁿ. In ūi-tiòh kì-liók só chiàm ê Tiong-kok tē-miá kap lāng-miá ê sit-chit su-iàu, soah hoán-tùi hùi-tū Hàn-jī.

Jit-pún chiàm-niá Tâi-oân kī-kan sui-jiân chit-khai-sí chiū-ū àn-sng thui-hêng Jit-pún-oē, m̄-koh in tùi Hàn-jī iáu m̄-sī chin tèk-sī. Tâi-oân chóng-tok sīm-chì tiāⁿ kú-pān Hàn-si lián-gîm tãi-hōe, chio Tâi-chék bûn-jîn lâi koaⁿ-thiaⁿ gîm-si chò-tùi thang giú-kūn Tâi-oân-lāng hām Jit-pún-lāng ê kū-lī. Jit-pún-lāng chiū-sī lī-iōng Hàn-jī bûn-hòa-khoan lâi-té Hàn-jī ê “chīn-chhun ê kè-tát” lâi chò-ūi nŭg-hòa Tâi-oân-lāng hoán-khòng ê kang-khū. Che kap Hoat-kok-lāng chiōng Hàn-jī tòng-chò phò-hoāi Hoat-kok kap Oát-lâm koan-hē ê tē-saⁿ-chiá ū oân-choân bô-kāng ê koan-tiám.

In-ūi Jit-pún cheng-hú tùi Hàn-jī bô pài-thek, koh ka-siōng hit-tong-sī ê Tâi-oân tì-sek-hūn-chú tùi ēng Lô-má-jī lâi chòe Tâi-oân oē-bûn ê su-siá kang-khū mā bô chin khòaⁿ-tiōng, tì-sú Tâi-oân sit-khì ēng Lô-má-jī chhú-tâi Hàn-jī thang chhiat-tŭng hām Hàn-jī bûn-hòa-khoan ê koan-hē ê kī-hōe.

Jit-pún-lāng chit-lâi Tâi-oân ê sí nā sùi kìm iōng Hàn-jī, hit tong-sī ê Tâi-oân bûn-jîn tō chhun 2 chióng chú-iàu ê bûn-jī thang keng, i.t.s. Jit-bûn kap Tâi-bûn. In-ūi bô Hàn-jī thang ēng, só-í Tâi-bûn nā m̄-sī iōng thōan-thóng kàu-hōe Lô-má-jī, tō-sī siōng Jit-pún Kana lâi su-siá.

Tng Tâi-ôan-lâng bîn-chòk ì-sek giâ kôan ê sî, chū-liân-tek ē khah kheng-hiòng sú-iōng sè-kài-sèng ê Lô-má-jī, khah bē iōng sít-bîn-chiá sek-chhái ê Kana. Tng Tâi-ôan-lâng sú-iōng Lô-má-jī su-siá ê sî, in chu-liân ē iōng in ê bó-gí (Tâi-gí, Kheh-gí, hék-chiá Gôan-chū-bîn-gí) lâi su-siá bîn-hák, in-ūi, “bô Hàn-jī pau-chong” ê Tiong-kok pèh-ōe-bûn tui in lâi-kóng sī ah-á thiaⁿ lui ôan-chôan thiaⁿ bô ê gōa-kok gí-giân!

Tâi-ôan tī 20 sè-kí chho-kî í-keng sít-khí chit-pái hoat-tián bó-gí bîn-hák ê hó sî-ki. Lán kám thang hō i án-ne kè-siòk hòng-tōng--lòh-khì? Góa siong-sìn “sít-chiàn sī siōng hó ê lūn-chiàn ê kiàm,” ah chit pún chheh tō-sī sít-chiàn ê iân-siòk!

Chiúⁿ Ūi-bûn

日本若 khah 早禁漢文， 台灣母語文學就會出頭 tòi 好運！

日本若 khah 早禁漢文，對台灣文學 ê 發展是好 iā 是 bái？

日本時代後期，台灣總督爲 tiòh chhui-sak 皇民化運動、降低台灣人 ê 漢人意識，in ùi 1937 年開始禁止報紙漢文欄。真 chē 人認爲 chit 件 tòi-chi 對台灣文學 ê 發展有真大 ê 傷害。Kám 真正是 án-ne？

咱 chit 本冊 beh 用 khah 闊 ê 視野，ù 漢字文化圈，特別是越南文學發展史做例，來重新詮釋台灣文學史。本冊指出日本若 khah 早禁漢文，台灣母語文學就會出頭帶好運！日本若 liōng-chá 禁漢字，台灣人 ē-tàng 提早跳脫漢字 ê 迷思，án-ne 台灣文學 m̄-nā 會往母語文學發展，而且台灣人 ē-tàng liōng-chá 打破漢字文化想像，重新 khí 造台灣民族 ê 想像共同體。

咱 chai-iaⁿ，tī 荷蘭人來到台灣 chin-chêng，台灣是南島語系民族 ê 天下。荷蘭人 tī 台灣除了剝削經濟資源之外，iáu 從事基督教義 ê 推廣。In 替台灣平埔族設計羅馬字 ê 文字系統、印教義冊、koh tī 1636 設立第一間用平埔族「新港語」爲教學語言 ê 學校。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 pái ê 學校教育系統 kap 「文學語言」ê 出現。雖然 chit ê 系統淡薄仔「跛腳」、功能有限，m̄-koh 伊提供 hit 當時台灣 hām 世界相接 ê 線。

Anderson 分析講「出版」、「宗教改革」kap「當地母語 ê 出頭」是近代民族國家意識形成 ê 重要源頭。若照 chit 種觀點來看，hit 當時荷蘭人若無 tī 1662 年將台灣讓乎鄭成功，「新港語」ê 出版 kap 教育有可能 lú 來 lú 重要，甚至「新港語」可能形成台灣平埔族之間 ê 共通

語、扮演以平埔族為主體 ê 台灣民族意識 ê 催化劑。

可惜台灣平埔族透過新港語想像運命共同體 ê 時間無夠長，就因為中國明朝遺將「鄭成功」tī 1661 年領軍進攻台灣來中斷。

鄭成功就類似越南歷史中 ê 「趙佗」，是透過軍事、政治將台灣 sak-chiūⁿ 漢字文化圈 ê 頭一人。Tī 鄭氏王朝統治台灣時期，in 推行漢字、儒學、設立科舉制度。台灣就 án-ne hông giú--jip-khi 漢字文化圈，一直到 1895 年清國割台灣乎日本。

Tī 漢字文化圈 lāi-té 有一個共同 ê 特色，就是官方 tī 文教、行政、正式場合一定是用漢字文言文書寫；m̄-koh tī 民間，in 有可能修改漢字、或者造新文字 thang 配合 in ê 口語。Che 無形中就形成一種「高低文字」(digraphia) ê 現象。Chit 種現象 tī 早期 ê 越南就是漢字（高階文字）vs. 字喃（低階文字）。若論到台灣，早期民間 mā 有出現類似字喃 ê 文字，he tī chia 咱 kā 統稱做「歌仔冊文字」。

漢字文化圈就是利用漢字文言文做為共同 ê 想像凝聚體。民間發展出來 ê 「字喃」或者「歌仔冊」雖然分別對越南、台灣 ê 個別民族意識有幫贊，m̄-koh 因為官方 ê 打壓 kap 本身 ê 文字缺陷（歹學、歹讀）soah 無法度發揮類似羅馬字 tī 歐洲帶動近代西歐國家國民文學、國民意識 ê 形成 ê 貢獻。總講一句，漢字文化圈 lāi-té 有 2 款力量：一款是透過漢字文言文建構起來 ê 以中國皇帝為中心 ê 中國吸引力；另外一款是透過「字喃」或者「歌仔冊」chit khoán ê 以在地為中心 ê 本土化力量。漢字文化圈 lāi-té ê 成員是 m̄ 是有法度脫離中國形成近代 ê 民族國家就 ài 看 chit 2 股力量 siáng khah 強。19 世紀尾、20 世紀初 ē-sái 講是「文言文 beh 轉變做白話文」ê 大時代，mā 是 chit 2 股力量車拼 liáu siōng chiáh-lát ê 時。

越南近代因為有外力法國 ê 介入，幫贊 in 切斷透過漢字文言文連起來 ê hit 條越南 hām 中國之間 ê 線。Koh 因為法國推行羅馬字 soah 乎

越南「青暝雞啄 tiòh 米」得 tiòh 改善越南語書寫效率 ê 工具 thang 提升本土化力量。所以有法度 tī 20 世紀解構漢字共同體，行向民族國家 ê 建構。

台灣雖然 tī 19 世紀尾 mā 有外力介入，m̄-koh 因為佔領台灣 ê 「日本」本身 mā 是漢字文化圈 ê 國家，所以對台灣 beh 跳脫漢字共同體 ê 幫贊並無大。若準 1884 年 hit 當時清國 hām 法國之間為 tiòh 越南宗主權歸屬問題所發生 ê 「清法戰爭」（中法戰爭）延續落去而且法國同時佔領台灣 kap 越南，án-ne 台灣 ê 近代史就 ài 改寫，而且台灣有可能用「白話字」（Pêh-oē-jī; 台語羅馬字）取代漢字。

Án-chóaⁿ 講日本統治對台灣脫離漢字文化圈無 kài 大 ê 幫贊？雖然日本自 1868 年「明治維新」以後就非常注重「脫華入歐」而且真重視語文改革 hām 國民教育 ê 重要性。M̄-koh，日本 ê 語文改革 kan-taⁿ 明顯提升 Kana ê 使用比例，並無完全廢除漢字。為啥物日本無完全廢除漢字 neh？因為自 1931 年日本發動「滿州事件」開始全力入侵中國東北以後，日本軍國主義者氣勢當 chhiaⁿ-iāⁿ。In 為 tiòh 紀錄所佔 ê 中國地名 kap 人名 ê 實質需要，soah 反對廢除漢字。

日本佔領台灣期間雖然一開始就有按算推行日本話，m̄-koh in 對漢字 iáu m̄ 是真敵視。台灣總督甚至 tiāⁿ 舉辦漢詩聯吟大會，招台籍文人來官廳吟詩作對 thang giú 近台灣人 hām 日本人 ê 距離。日本人就是利用漢字文化圈 lāi-té 漢字 ê 「chīn-chhun ê 價值」來做為軟化台灣人反抗 ê 工具。Che kap 法國人將漢字當作破壞法國、越南關係 ê 第三者有完全 bô-kāng ê 觀點。

因為日本政府對漢字無排斥，koh 加上 hit 當時 ê 台灣知識份子對用羅馬字來做台灣話文 ê 書寫工具 mā 無真看重，致使台灣 tī 20 世紀初期失去用羅馬字取代漢字 thang 切斷 hām 漢字文化圈 ê 關係 ê 機會。

日本人一來台灣若 sūi 禁用漢字，hit 當時 ê 台灣文人就 chhun 2 種

主要 ê 文字 thang 選用，也就是日文 kap 台文。因為無漢字 thang 用，所以台文若 m̄ 是用傳統教會羅馬字，就是用日本「假名」來書寫。當台灣人民族意識 giā kōan ê 時，自然 tek 會 khah 傾向使用世界性 ê 羅馬字，khah bē 用殖民者色彩 ê 假名。當台灣人使用羅馬字書寫 ê 時，in 自然會用 in ê 母語（台語、客語、或者原住民語）來書寫文學，因為，「無漢字包裝」ê 中國白話文對 in 來講是完全聽無 ê 外國語言！

台灣 tī 20 世紀初期已經失去一 pái 發展台灣母語文學 ê 好時機。咱 kám thang ho伊 án-ne 繼續放蕩落去？我相信「實踐是 siōng 好 ê 論戰 ê 劍」，chit 本冊就是實踐 ê 延續！

蔣為文

日本若儘早禁漢文， 台灣母語文學就會提早出頭！

日本若儘早禁漢文，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是好還是壞？

日本時代後期，台灣總督爲了推行皇民化運動、降低台灣人的漢人意識，他們從 1937 年開始禁止報紙漢文欄。許多人認爲這件事對台灣文學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傷害。果真如此嗎？

本書將以寬闊的視野，從漢字文化圈，特別是越南文學發展史爲例，重新來詮釋台灣文學史。本書指出日本若儘早禁漢文，台灣母語文學就會獲得較良好的發展空間並提早出頭天！日本若一開始就禁漢字，台灣人就可以提早跳脫漢字的迷思，如此台灣文學不僅會往母語文學發展，而且台灣人還以及早打破漢字文化想像，重新打造台灣民族的想像共同體。

我們知道，在荷蘭人來到台灣之前，荷蘭人在台灣除了剝削經濟資源之外，也從事基督教義的推廣。他們替台灣平埔族設計羅馬字的文字系統、印教義冊、又於 1636 年設立第一間用平埔族「新港語」爲教學語言的學校。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學校教育系統與「文學語言」的出現。雖然此系統稍嫌不健全且功能有限，不過它提供了當時台灣與世界接軌的重要媒介。

Anderson 分析說「出版」、「宗教改革」和「當地母語的出頭」是近代民族國家意識形成的重要源頭。若照這種觀點來看，當時荷蘭人若沒有於 1662 年將台灣讓給鄭成功，「新港語」的出版與教育有可能越趨重要，甚至「新港語」可能形成台灣平埔族之間的共通語、扮演以平埔族爲主體的台灣民族意識的催化劑。

可惜台灣平埔族透過新港語想像命運共同體的時間不夠長，就因為中國明朝遺將「鄭成功」於 1661 年領軍進攻台灣而中斷。

鄭成功就類似越南歷史中的「趙佗」，是透過軍事、政治將台灣往漢字文化圈推進的第一人。在鄭氏王朝統治台灣時期，他們推行漢字、儒學、設立科舉制度。台灣因此被歸類於漢字文化圈，一直到 1895 年清國割讓台灣給日本。

在漢字文化圈當中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官方在文教、行政、正式場合一定是用漢字文言文書寫；不過在民間，他們有可能修改漢字、或者造新文字以便配合他們的口語。這在無形中就形成一種「高低文字」(digraphia) 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早期的越南就是漢字（高階文字）vs. 字喃（低階文字）。若談到台灣，早期民間亦有出現類似字喃的文字，在此我們將它統稱為「歌仔冊文字」。

漢字文化圈就是利用漢字文言文做為共同的想像凝聚體。民間發展出來的「字喃」或者「歌仔冊」雖然分別對越南、台灣的個別民族意識有幫助，不過因為官方的打壓及本身的文字缺陷（難學、難讀）卻無法發揮類似羅馬字在歐洲帶動近代西歐國家國民文學、國民意識形成的貢獻。總而言之，漢字文化圈中有兩種力量：其一是透過漢字文言文建構起來以中國皇帝為中心的中國吸引力；另外一種是透過「字喃」或者「歌仔冊」諸如此類以在地為中心的本土化力量。漢字文化圈當中的成員是否有辦法脫離中國以形成近代的民族國家就要視這兩股力量如何角逐。而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此「文言文轉變為白話文」的大時代，正是這 2 股力量激烈競爭拉鋸的重要時刻。

越南近代因為有外力法國的介入，協助他們切斷透過漢字文言文連起來的那條越南與中國之間的臍帶。又因為法國推行羅馬字讓越南「誤打誤撞」得到改善越南語書寫效率的工具來提升本土化力量。所以越南有辦法於 20 世紀解構漢字共同體，走向民族國家的建構。

台灣雖然於 19 世紀末也有外力介入，不過因為佔領台灣的「日本」本身也是漢字文化圈的國家，所以對台灣欲跳脫漢字共同體的幫助並不大。若 1884 年當時清國與法國之間爲了越南宗主權歸屬問題所發生的「清法戰爭」（中法戰爭）延續下去，且法國同時佔領台灣與越南，如此一來台灣的近代史就要改寫，而且台灣有可能用「白話字」（Pêh-ōē-jī；台語羅馬字）取代漢字。

何以說日本統治對台灣脫離漢字文化圈並沒有多大的幫助？雖然日本自 1868 年「明治維新」以後就非常注重「脫華入歐」而且很重視語文改革和國民教育的重要性。不過，日本的語文改革只明顯提升假名的使用比例，並沒有完全廢除漢字。爲何日本沒有完全廢除漢字呢？因爲自 1931 年日本發動「滿州事件」開始全力入侵中國東北以後，日本軍國主義者氣勢如虹。他們爲了紀錄所佔領的中國地名與人名上的實質需要，而反對廢除漢字。

日本佔領台灣期間雖然一開始就有打算推行日本話，但他們對漢字的態度仍稱不上是敵視。台灣總督甚至經常舉辦漢詩聯吟大會，招攬台籍文人來官廳吟詩作對以利拉攏台灣人與日本人間的距離。日本人就是利用漢字文化圈中漢字的「剩餘價值」來做爲軟化台灣人反抗的工具。這與法國人將漢字當作破壞法國、越南關係的第三者有完全相異的觀點。

因爲日本政府對漢字並不排斥，再加上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對於使用羅馬字來做台灣話文的書寫工具亦不重視，以至於台灣在 20 世紀初失去用羅馬字取代漢字來切斷與漢字文化圈關係的機會。

日本人一來台灣若馬上禁用漢字，當時的台灣文人就僅剩 2 種主要的文字可選用，也就是日文或台文。因爲沒有漢字可用，所以台文若不是用傳統教會羅馬字，就是用日本「假名」來書寫。當台灣人民族意識逐漸升高後，自然就會傾向使用世界性的羅馬字，比較不會使

用殖民者色彩的假名。當台灣人使用羅馬字書寫時，他們自然會用他們的母語（台語、客語、或者原住民語）來書寫文學，因為，「沒有漢字包裝」的中國白話文對他們來講是不折不扣的外國語言！

台灣在 20 世紀初期已經失去一次發展台灣母語文學的好時機。我們忍心讓她在這樣繼續受冷落下去嗎？我相信「實踐是最好的論戰之劍」，而這本書就是實踐的延續！

蔣為文